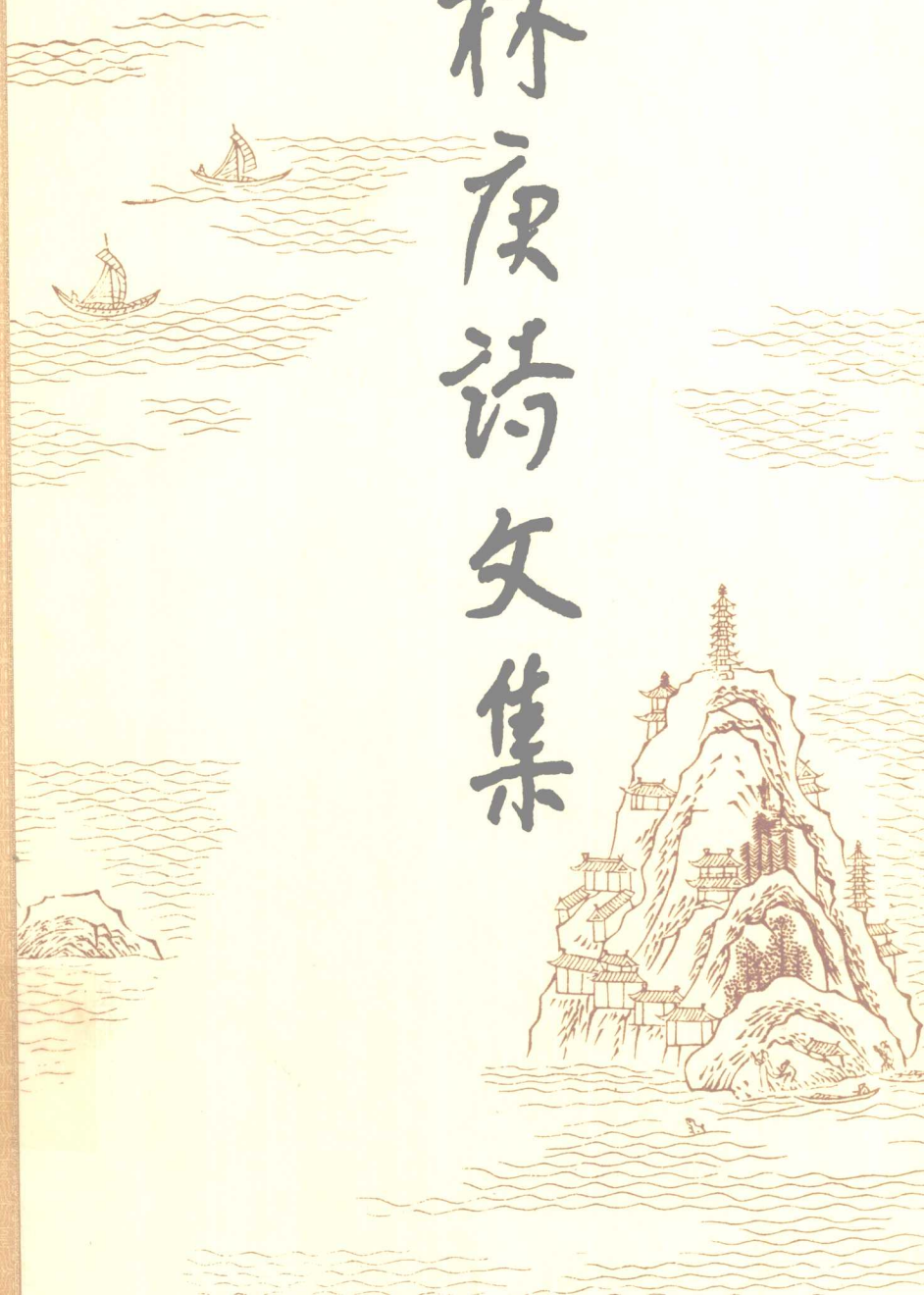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林庚詩文集



# 林庚诗文集

第 六 卷

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 
《天问》论笈

\*

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

北 京

## 第六卷目录

###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民族诗人屈原传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   |
| 附  四注说(说“左徒”,说“既疏”,说“汉北”,说“谏入秦”。) ..... | 14  |
| 附  生平一览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7  |
| 屈原生卒年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  |
| 摄提与孟陬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0  |
| 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论辩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8  |
| 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简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2  |
| 诗人屈原的出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6  |
| 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“民”字解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61  |
| 彭咸是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0  |
| 楚图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7  |
| 附  楚国疆域图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1  |
| 《招魂》地理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2  |
| 《招魂》解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1  |
| 《离骚》中窜入的文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0 |
| 《楚辞》里“兮”字的性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5 |
| 从《楚辞》的断句说到《涉江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《九歌》不源于二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说《橘颂》 .....            | 127 |
| 附  说《九章》 .....         | 131 |
| 说《国殇》 .....            | 133 |
| 《礼魂》解 .....            | 138 |
| 湘君湘夫人 .....            | 141 |
| 《天问》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 ..... | 146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161 |
| 再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162 |
| 三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163 |

## 《天问》论笈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读《天问》——代序 .....          | 167 |
| 《天问》笺释 .....              | 178 |
| 《天问》今译 .....              | 246 |
| 《天问》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 .....     | 260 |
| 《天问》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 ..... | 270 |
| 《天问》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 .....     | 280 |
| 《天问》尾章“薄暮雷电归何忧”以下十句 ..... | 288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293 |

#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



## 民族诗人屈原传

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三五年(楚威王五年)夏历正月初七日,照楚国的风俗,正月初七日叫做“人日”,他家里的人因此给他取个名叫“平”,又取了个字叫“原”。“平”的意思是说像“天”一样的公正无私,“原”的意思是说像“地”一样均调万物,这样就暗合了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人”三才的美德。屈原生于“人日”,这名字就鼓励他应当是顶天立地的做一个“人”的,我们后人都随着他的字叫他屈原,是为了尊敬这位伟大诗人的意思,他的姓名其实是屈平。

楚国贵族有屈、景、昭三大姓,屈原正是屈姓族里的人。他因为是贵族出身,所以有机会在宫廷里供职,正如拜伦、普式庚原都是贵族出身,却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,屈原在宫廷里就成为一个出色而为人所嫉妒的人物。他一生为他的思想奋斗着、煎熬着、歌唱着,这就是屈原所以如此伟大的缘故。

在战国那个时期,思想界的复杂澎湃到了极点,要追问那根源,就由于腐朽贵族制度的行将崩溃。当时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莫不以反对贵族政治为主要的任务,有的因为不屑与贵族为伍,甚至情愿到田里去与农民一样的种田过日子,这些思想家就是所谓先秦诸子。老子说:“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!”又说:“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,人之道则不然,损不足以奉有余!”孟子则大声喊着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!”而法家就更具体的主张:“使封君(即贵族)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。”这些都以同一反抗的感情燃烧起不同的火焰。而这些火焰又都奔向着同一方向,它们要烧毁

那腐烂的贵族政治。

在这样一个感情的基础上，人民是如何的需要歌唱啊！于是伟大的屈原出现了。他燃烧在这个歌唱里，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个诗篇。而他的每一个字句都永远生活在人们的血脉里。他向往真理，歌颂光明，他憎恶妥协，仇视黑暗。他说：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！”他的精神是浪漫的，而这浪漫是反抗的，积极的，这就是贵族腐朽势力的死敌。他终于如此被煎熬着，陷害着，勇敢地死在他敌人的前面。但是他这热情不屈的高贵品质，却永远成为中国人民最普遍的骄傲。

屈原的伟大，非特由于他歌唱出这一个反抗的时代，写下了这民族的高贵传统，而且正由于他自己乃是一个民族的热爱者。他有深沉的乡土的爱，祖国的爱，他到了被迫出走时，也还不愿离开旧乡。在那流行着“楚材晋用”的战国时期，正是难能可贵的品质。而这品质在他最早的一篇作品《橘颂》里就已表现得非常明白。他这一生就燃烧在这时代的反抗里，燃烧在祖国的热爱里。他统一了这个，表现了这个，尽情地歌唱出人民心上真正的声音。没有一个人民是不爱他的祖国的，这就是屈原所以成为最伟大的民族诗人的缘故。

《橘颂》是屈原少年时代最早的一篇作品。这就是后来《离骚》的源泉，如果《离骚》像长江大河的雄伟奔放，《橘颂》就正像山泉般的清新纯净。此外他更早还写过什么没有，我们已不得而知了。但是他的文才那时在宫廷里却已经显露，因此便博得楚怀王的赏识。他的官职虽然不大（那时任左徒<sup>①</sup>），而怀王的许多文件都经过他的手笔，许多机密他都能参与，因此使得这位英俊的少年招来了不少的嫉妒。他被一个上官大夫叫做靳尚的当做死敌；这靳尚正是楚国贵族政治集团中的人物，他走的是怀王少子子兰的门路。屈原与他们之间的矛盾，正是反映了那时代中进步的民主意识与腐朽的贵族势力之争，屈原在他的《离骚》等作品中所一

再歌唱的主要的就是这个,当然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免不了要发展为对外政治路线的斗争,特别是在那战国纷纭之际,当时的形势,秦国最强,而楚国最大;都具有统一天下的潜力。因此楚国的政治路线就分为两派:一派是苟且偷安的路线,以为秦国既然如此强大,不如就索性取媚于秦,秦楚修好,其他国家自然只好俯首帖耳,而楚国也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。主张这一派的就是以子兰为首的短视的贵族政治集团,这腐烂的阶级,他们生活淫靡,只想弄些财帛到手,享乐一时,于是甘心向秦国屈服。另一派是发愤图强的路线,也就是以楚国为首,联合齐魏赵韩燕,结成一个“从约”阵营,以与强秦较量一下。这一派主要是一些策士,如陈轸、昭睢等。实际上当时谁能够统一天下,就正决定于谁能够清除腐烂的贵族势力,屈原因此乃成为这一派里最坚定的一个人物,又因为他能得到怀王的赏识,所以曾在怀王的思想上了起了影响作用。因此后人多相信当他作左徒的时期,大约正是楚怀王任六国从约长的那几年,那时屈原不过二十岁左右。

可是就在他二十三岁的那年(楚怀王十六年),他终于被贵族政治集团所谗谤,怀王开始不再信任他;在这尖锐的斗争下,使得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宫廷出走。他那少年气盛与满腔的热情变成了悲痛与愤怒,他开始写下了那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长诗《离骚》,这《离骚》是如此的伟大,后人甚至于称之为《离骚经》,以表示尊敬的意思。

《离骚》之所以伟大,首先由于其中所说的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强烈的斗争,屈原不但要与贵族政治集团的腐朽势力斗争,而且要与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斗争;他设为女嬃对他的劝告,这劝告是委婉动听的,劝他既然大家都不能理解自己,何苦这样一意孤行?既然世人都在看风使舵,何苦来自讨苦吃?又设为灵氛的占卜,劝他不如远走高飞,九州之大,哪里不需要人才,何必非困在楚国不可?女嬃的劝告是一般的人情,灵氛的占卜是当

时的诱惑，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，就得通过与这些人情诱惑的斗争，而《离骚》通篇就都在这样斗争之中：结果是屈原伟大的思想感情胜利了，屈原的思想变得更坚定，感情变得更深厚，最后屈原既不为世俗所容乃漫游于天神之间，然而当朝日东升的时候，屈原又看见了楚的旧乡，连屈原的马都不肯走了，于是出现了那最有名最形象的诗句：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！”这里的感情乃是无法比拟的。

《离骚》，这充满了丰富斗争的主题，这主题中崇高的醒觉意识，辉煌的爱国主义热情，强烈的探求真理的献身精神，感动了无数的人们；这主题上所具有的丰富的想像与艺术的形象，无论“陈辞”、“求女”、“漫游”、“求卜”，无论女嬃、宓妃、灵氛、仆夫，无一不活生生的出现在诗篇之中。这就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特征。先秦时代在文化上整个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涨：一方面是理想的追求、个性的热情的解放，一方面是反抗腐朽贵族的现实斗争，而这些就统一为屈原这样一个典型的民族诗人，集中为《离骚》这样一个典型的诗歌的表现。

《离骚》非特在思想感情上呼唤出整个时代的精神，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正是时代生活的脉搏。当时《诗经》已结束了约二百年，诗歌暂时似乎停顿了发展。直到屈原之前，诗坛是静悄悄的冷落荒凉。若再与当时锣鼓喧天如火如荼的散文对照起来；诗歌简直是无人过问。这二百年间人们把心思绞尽在解决现实的问题上。这是一个理智的思维的时代，而不是一个感情的歌唱的时代。然而当一切思想都诱导向同一的感情的时候，当一切苦闷的忍耐与煎熬都要求着呼喊出来的时候，人们是必须歌唱的。诗歌是中国民族最光荣的传统，没有一个民族在那样古的时候就有了像中国《诗经》那样值得成为经典的人民的几百篇的歌唱。这民族素来就以诗歌骄傲着自己。可是《诗经》的时代无疑的已经结束，现在面对着的是新兴的都市的生活，都市的语言，与朝夕变幻

的政治行情。《诗经》所代表的来自农村的从容朴素的作风，已必须由一种激荡纷繁紧张尖锐的表现所代替。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形态，也就必然成为这散文时代的诗歌的形态。屈原于是开始以他激昂变化的诗风满足了这一个时代的期待，兴奋了这一个时代的耳目，他的一字，一句，一个呼吸，都深入了时代的脉搏，激动了人民的血液，这就是《离骚》，它带给这时代以无比的惊异。

从《诗经》到《楚辞》，不但思想感情生活上有了划然的变化，就是语言文字上，也因一个空前散文高潮的出现与发展，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；《诗经》是相当于从《尚书》到《左传》这一个阶段的散文的。《左传》虽已到了先秦诸子的时期，但是由于史书的传统，在文字上还保有较多早期的特色，或者也可以说还更近于当时的“文言”；而先秦诸子则开始用了当时一般的语言，如《论语》就正是当时的语录体了。这另一个文学语言的阶段，一直支配着我们今天所谓的“文言”差不多有二千多年，而奠定这“文言”的就是先秦诸子的散文。这一个散文高潮全新的发展，使得新的文学语言完全代替了从《尚书》到《左传》这一个阶段的文学语言。屈原是民族的，同时也是时代的，他要歌唱这一个时代，就非得用这一个时代的文学语言不可。他首先把诗歌的节奏放长了，这就是《橘颂》把两句《诗经》的字句合为一句的写法。然而这还不过是一种改良，还不能尽情从散文里吸取语言新的生命，于是另一种更彻底的方式出现了，那就是《离骚》所采用的方式。这是屈原的天才与时代紧密的结合，《离骚》的长篇大论，激昂奔放的基调，都是当时散文优秀的特色。《离骚》因此又在《诗经》之后创造了新的诗歌节奏，这影响一直支配到后来的五七言，成为中国诗歌上民族形式的主流。

在《离骚》一篇里，屈原尖锐地攻击着当时贵族政治的投机取巧，苟且偷安；高亢地歌唱着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。他责备楚怀王禁不起贵族集团的包围与诱惑，终于放弃了“举贤授能”的政治

理想，放弃了对于自己的信任以及政治上对于自己的一切诺言，他说：“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，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！”《史记》说他“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；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他一再提到他所理想的人物彭咸。这彭咸被后人误解为屈原投水自杀的先驱是不正确的。彭咸正是一个坚定有远见，不阿附权贵的楚国先代伟人。屈原的渴望光明，疾恶如仇，关心政治，热爱祖国，在这里表现成无尽的言说，交织成伟大的篇章；这一个人民的呼声立刻就为人民所热爱，无数的人在模仿他这一篇作品，使得后人对于辨别屈原作品的真伪发生了许多困难。即今《离骚》里还有一小段是从那些模仿的作品里窜进来的呢。

可是尽管屈原写出了这样伟大的诗篇，屈原还不得不离开了宫廷出走，所谓：“固切人之不媚兮众果以我为患！”这个“众”并不是民众，而是指宫廷里的那一班人。大家把他看成了眼中钉，于是他只好离开了郢都向北流浪。关于这一次的流浪，《史记》说他“既绌”，又说“既疏不复在位”。他自己在《离骚》里也说：“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！”都说明这一个流浪只是被迫的弃官出走，与后来被放于江南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情形是不同的。<sup>②</sup>

从郢都一直向北走，是一条直通的大道，中间经过宜城便直达襄阳樊城，即古来所谓樊邓之地。这是一个货殖与军事的重镇，屈原既然满腹牢骚郁闷无聊，自然便顺着这条大道走去。当他经过宜城的时候，大约有一个短期的勾留。宜城在春秋战国时就是所谓鄢都，楚昭王的时候曾经建都在那里，现在宜城的古迹还有楚王城，楚王宫，昭王墓，伍子胥庙等。所以当时鄢都一带正有无数楚国往日的宫殿庙堂可资留连凭吊，屈原既是楚的宗人，以流亡者的心情，瞻仰着先人的遗迹，当然有无限的感慨；他思想上的苦闷，感情上的矛盾，渗入到辽远的往日去。在这些宫殿庙堂里，画着天地山川的神灵，以及古代传说上的人物故事，屈原徘徊

徊在下面,把人间的平不平,要向历史发出一连串从来没有过的疑问,于是另一篇空前绝后的作品出现了,那便是《天问》。

《天问》一共提出一百多个问题,从开天辟地的传说、夏商周三代的兴亡、直到春秋五霸的故事,宛如一部用问话体写成的史诗,但是由于我们后人对于楚国古代所流行的传说已不甚清楚,这一部杰作一直成为诗坛的怪谜。然而我们至少已可以知道这是一部有头有尾的完整的诗篇,而不是零星拼凑的断简;屈原燃烧着的热情,想从漫长的历史上认识问题的苦心,是依然强烈的感动着我们的。

《离骚》与《天问》如同是爆发出来的两部巨作,篇幅之长,感情的炽烈,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无与伦匹的。他这时还是少年,正像拜伦、歌德、雨果、普式庚一样,都在这相同的少年时代便以惊人不朽的杰作震动了一世的文坛。

从宜城再往北走,不远就到了汉北,这是屈原的行止颇费踌躇的时候了,如果他再往前走就可能离开楚国的乡土。在当时,政治家们在本国不如意便到别国去做客卿,乃是极平常的事。从汉北再走过去便可以到韩国魏国齐国去,这都是楚国过去主要的盟国,屈原很无妨到那里去住一时;可是从感情上屈原却极不愿意如此,这一个思想在《离骚》里已反复的表示得很明白。他是不肯弃国出走的,他的爱乡土爱祖国的热情,使得他痛苦徘徊,反而恨不得马上赶回郢都去。他说:“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,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!”这流浪的爱国诗人于是写出《抽思》那样一篇缠绵动人的诗来。在这一篇里,诗人的感情慷慨低徊、不绝如缕,他的愤怒的心已暂时被乡土的爱揉搓成温柔的哀怨,这就是屈原,一个赤裸裸的天真的灵魂。<sup>③</sup>

就在屈原踌躇于这汉水北岸的时期,楚国内部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原来屈原一离开郢都,贵族政治集团拔去了这个眼中钉,就更肆无忌惮起来,他们受了秦国张仪的贿赂就想把楚国从

“从约”的阵营里出卖，当时秦国出了一笔大价钱给楚怀王，答应送给楚国商於（今河南淅川以西）的土地六百里。由于子兰靳尚之流从中主张，怀王终于接受了这个，而交换条件就是楚国必须先与齐国立即断绝邦交。楚国为了这六百里果然与齐绝交；可是等到怀王派人到秦国领地的时候张仪却推病不见，等了许多日子，张仪出来回答使者说，他只答应过六里，并没有六百里的话。使者回报怀王，怀王大怒，就起兵来攻秦国，这是怀王十六年的事。十七年春天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，斩首八万，俘虏了楚的大将屈匄，又取了汉中郡去。楚王再兴全国的兵力来增援，又大败于蓝田，割了两个城求和。这时齐国既已绝交，不肯援助楚国，魏韩又向楚国樊城一带进窥，怀王坐立不安，才又想起屈原来，要他到齐国去重修旧好。屈原本已在半路上，得了这个任务便到了齐国，果然重建起“从约”的联合战线。这边屈原还没有来得及回来，秦国的使者已经到了楚国，自愿割汉中地请和，怀王这时痛恨张仪，宁愿不要汉中地，非要张仪来抵罪不可，张仪因此到了楚国，又厚赂靳尚，设诡计向怀王的宠姬郑袖活动，怀王终于又释放了张仪。等到屈原回来问怀王为什么不杀张仪，怀王才后悔，派人去追赶，张仪已经走了，这是怀王十八年的事，屈原那时正二十五岁。

贵族政治集团昏庸无耻的勾当失败了，暂时似乎偃旗息鼓，可是贵族政治集团的势力并没有消灭。屈原使齐回国之后也并没有比以前变得更重要，他做了三闾大夫，这也是一个闲职，大约与上官大夫差不多，不过是宫廷里的近臣罢了。

十七年楚国折兵损将，阵亡的将近十万人，楚国的风俗本信鬼神，现在既然取得光荣的和平，便不免要超度一番，也是借以庆祝升平。所以次年（怀王十九年）春天便在楚国的风景区叫做“梦”的地方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。这一追悼大典由怀王亲自参加，而筹划主持其事的便是屈原。屈原热爱祖国，当然也热爱为祖国而英勇战死的武士们，他以深厚的感情记下了这一段事情，中

间包括一篇富丽而宏大的歌辞,那便是有名的《招魂》之作,这也是历史上稀有的篇章。屈原以他丰富的天才,要使得每一个诗篇都成为独特的创作,《楚辞》的歌唱因此照澈了诗坛的每一个角落。

《招魂》的篇末有一段乱辞,是记述《招魂》这个典礼的始末的。这个乱辞非特写得动人,而且采用了由《离骚》那种近于散文的诗句中洗练出来的一种更为明快新鲜的节奏,这就是之后他所写的《九歌》体;也就是往后荆轲的《易水歌》,项羽的《垓下歌》,刘邦的《大风歌》,李陵的《别歌》等继续所用的体裁。这体裁之后又去掉了它所独有的“兮”字就形成了七言诗,直到近代还成为民间主要的诗歌形式。

屈原写完了《招魂》的乱辞,他对于英勇阵亡的战士们还觉得情有未已,于是就用了这新的体裁又写了一篇《国殇》,这就是被称为《九歌》之中的一篇。因为这篇到底与《九歌》其他祀神的乐章不同,所以一向被人列在《九歌》的最末后,其实它反而正应是《九歌》的首章。

《国殇》的末句说:“魂魄毅兮为鬼雄。”这就是屈原从写《招魂》发展为写《山鬼》的线索。《山鬼》的故事乃是楚国流行的巫山神女的传说。《离骚》里早提到:“哀高丘之无女。”她是介乎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女子,与《九歌》其余七篇都是自然界化身的神灵完全不同,所以只好称之为鬼。这一篇非特不像其余七篇的庄严华贵,而且在形式上《九歌》里也只有这一篇与《国殇》最相近,它因此就正好成为由写人转为写神的桥梁,于是又有了七篇祀神的富丽堂皇的乐章。这七篇是《湘君湘夫人》(祀湘水神的),《云中君》(祀云神的),《东君》(祀日神的),《河伯》(祀黄河神的),《少司命》(祀主生的神的),《大司命》(祀主死的神的),《东皇太一》(祀太一天神的)。这些原都是楚国风俗里有的,不过黄河湘水既相去如此之远,未必是一地的习俗。然而屈原借着这些不同的神话祀礼,却写成了千古绝美的诗章;中国历来神话残缺,这里留下丰富

的神话；中国古代缺少戏剧的流传，这里有戏剧的表现。在这里屈原的艺术成就几达于炉火纯青的阶段。在中国诗歌史上，除《离骚》而外，没有能比《九歌》的影响更大的了。在这里他表现了中国这民族诗歌传统上的优美品质，明朗，不尽，深入、浅出，这是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传统的统一汇合，几千年来便成为这民族诗歌的道路。

在黑暗的宫廷里，在行将腐烂的贵族政治的制度下，屈原是不会长此平安无事的，他不久终于又因获罪而被流放了，这次他是毫无自由地被放逐到江南鄂渚对岸的一带去。鄂渚在洞庭湖以东长江边上，即今鄂城的地方。那时他大约三十一岁（楚怀王二十四年），楚国就又背齐合秦，贵族政治集团重新把楚国推上苟且偷安的老路。屈原当然是非要成为罪人不可。从怀王二十四年到楚襄王二年，屈原被放逐在鄂渚对岸，前后九年，而楚国的情势已面目全非。怀王二十六年齐魏韩责楚背叛盟约共同伐楚，楚国不得已把太子抵押给秦国求救。二十八年太子逃出秦国，秦又联合齐魏韩伐楚，杀了楚大将唐昧，取了楚的重丘。二十九年秦又单独攻楚，大破楚师，楚军死亡二万多人，还杀了大将景缺。三十年秦又取楚八城，秦昭王并命令楚怀王到武关去会面，这时昭雎劝怀王还是不要去好<sup>④</sup>，可是子兰却劝怀王不可以失掉秦的好感，怀王终于去了，等到一进武关，就被扣押起来，要挟怀王割了地才肯释放。怀王拒绝了这个要挟，这样一直僵持到第二年，楚国国内只好暂时立太子为顷襄王，就是后来的楚襄王。秦国见楚国无意割地，大怒之下，就发兵出武关，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斩首五万，又取了十六个城去。这时楚国连年丧师失地，幼主初立，四顾无援，朝夕难保。恐慌的人便从郢都沿江迁避到下游去。屈原这时正在那一带，看见了这些情况，知道了这些消息，系念着郢都的安危，痛恨那班贵族集团的误国殃民，尤其是为首的子兰，于是写了一篇《哀郢》。在这篇诗里他痛骂子兰是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。又说尧舜能不信任他自己的儿子，才真是够得上伟大。

这篇诗慢慢传到子兰的耳里，这时子兰已做了楚的令尹，就设法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如何无礼。顷襄王也是怀王的儿子，听了如何不怒，就下令把屈原再放逐到更远更荒凉的溆浦去。这是襄王二年，屈原已三十九岁，他不得不准备在次年的初春就涉江南行。

溆浦在沅江的最上游，当时还是一个与猿狖为伍的未开化的地方。从鄂渚到溆浦有一个相当长的路程。屈原曾悬想他所要走过的地方，他知道他将要更远的离开心爱的旧乡，他也知道这一回的放逐就是一个变相的死刑。于是在临走之前他写了一篇《涉江》。然而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征途上，屈原相反的变得比平常更为坚定；他把自己比作伍子胥，比作比干，他已准备最后以死来结束自己。这时他并没有恐惧，反而更高傲的夸耀着自己所忠实的理想，他一开篇就明确的说：他年青时所热爱的高贵品质，他到老来仍是如此的热爱着！这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伟大勇敢。他考验了他自己，就这样从容的走上他自己所选择的道路。

九年囚犯式的折磨，与这死刑般的征途的跋涉，使得曾经是少年英俊的屈原，现在已经显得十分苍老。《渔父》说他：“游于江潭，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”然而他的心却还在壮年，《怀沙》里说：“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，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。”他的心正如“滔滔孟夏”“草木莽莽”还有着强烈的生的欲望，生的力量，生的喜悦，然而他是注定了要放弃这些的。

他这一个征程究竟是怎样走的，我们已难以详细知道。从《涉江》里所描写的计划看来，湘水正是他中途必经之地。而他又死于汨罗（在湘水旁），似乎就并没有真的走到溆浦（如果真到了溆浦似乎没有理由会又自沉在汨罗）。在汨罗他写了那首有名的《怀沙》，他说：“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！”“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！”于是从容死去。他是如此热爱生命的，又是如此视死如归的。他的一生煎熬在感情激昂的波涛里，而临死的时候却如此沉静理智。他死了，他的死却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。二千多年来每